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in China



费孝通

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本书收入了两次学术会议论文集和翻译文章。上辑为“返老还童——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和论文文章。下辑主要为“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二十位会上发言的论文，共计100篇文章。

马戎 刘世定 邱泽奇 潘乃谷 ©编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Anthropology in China

马戎 刘世定 邱泽奇 潘乃谷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马戎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97 - 0544 - 5

I. 费... II. 马... III. ①费孝通 (1910 ~ 2005) - 纪念文集②社会学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③人类学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825. 4 - 53 C91 - 53 Q9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135 号

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

编 者 / 马 戎 刘世定 邱泽奇 潘乃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经理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郑 嫵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李 惠 张立生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52. 25

字 数 / 1296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44 - 5

定 价 / 128.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编

| | |
|---|-------------------------------|
| 怀念费老 | 丁石孙 / 3 |
| 刘延东同志致费孝通追思会的信 | 刘延东 / 4 |
| 牢记费老的嘱托，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 | 张梅颖 / 5 |
| 费孝通教授与北京大学 | 吴志攀 / 7 |
| 追思一位卓越的人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 金耀基 / 9 |
| 费孝通与中央民族大学 | 鄂义太 / 11 |
| 从实求知、美美与共 | |
| ——怀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费孝通教授 | 景天魁 / 13 |
| Great Professor Fei Hsiao-tung, as I Perceived | 中根千枝 / 15 |
| 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 Stephan Feuchtwang (王斯福) / 18 |
|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 | |
| ——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与志业 | 李亦园 / 32 |
| 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 | 乔 健 / 40 |
| Of Unfinished Road: Fei Xiaotong's Anthropology | Kim Kwang Ok (金光亿) / 49 |
| 费孝通的人生：学者、作家和政治之旅 | 欧达伟 (R. David Arkush) / 56 |
| 费孝通学术中儒家思想的根 | 韩明谟 / 62 |
| 城市生活压力和社会支持精神健康的影响 | 李沛良 赖蕴宽 / 68 |
| Sociology in and for China from 1980 to 2005 | Burkart Holzner / 77 |
| 老而弥坚 锐意求索 | |
| ——怀念费孝通老学长 | 夏自强 / 83 |
| 志在富民 | |
| ——费孝通老师的革命人生（补课札记） | 李开鼎 / 88 |
| 从恩师费孝通重访江村散记 | 张祖道 / 107 |
| 永恒的怀念 | |
| ——六十一载师生情 | 华 青 / 120 |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影响 | 陈连开 / 126 |
|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贡献 | 黄淑婷 / 132 |
| 费孝通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 | 苏 驼 刘军强 / 144 |

| | |
|-------------------------|-----------|
| 学习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 ——为纪念费孝通教授逝世一周年而作 | 张雨林 / 148 |
| 费孝通先生提出“温州模式”的前前后后 | |
| ——费先生逝世一年祭 | 朱通华 / 155 |
| 怀念恩师费老 | 王晓义 / 160 |
| 我与社会学的缘分 | |
| ——怀念恩师费孝通风风雨雨六十年 | 张仙桥 / 163 |
| 回忆费孝通先生 | 潘乃穆 / 170 |
| 春蚕到死丝方尽 | |
| ——怀念吾师费孝通 | 杨心恒 / 176 |
| 费孝通教授的新疆行 | 何炳济 / 179 |
| 追忆费老 | 薛连举 / 182 |
| 发掘中国历史文化，推进社会学的发展 | |
| ——解读《费孝通在 2003》 | 杨雅彬 / 186 |
| 难忘名师教诲 | |
| ——纪念费先生逝世一周年 | 贾春增 / 194 |
| 先生教我做事做人 | 周运清 / 197 |
| 导师·恩师·大师 | |
| ——追思费老 | 李德滨 / 199 |
| 费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 | 潘乃谷 / 204 |
| 费孝通教授对民族研究的关怀 | 马戎 / 215 |
| 费孝通：先见者的智慧 | 杨圣敏 / 218 |
| 智者如炬，仁者如山 | |
| ——忆费孝通先生 | 周晓虹 / 220 |

下 编

| | |
|------------------------------|--------------|
|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 | |
| ——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七十周年 | 郑杭生 / 225 |
|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元勋 | 陆学艺 / 230 |
|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 | |
| ——费孝通新时期学术的突出贡献 | 宋林飞 / 233 |
|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 | 谢立中 / 242 |
| 金平傣族的民间信仰探析 | 刀洁 和少英 / 253 |
| 费先生晚年关于学科发展的思考 | 潘乃谷 / 262 |
| 学习费孝通教授 20 世纪末研究成果的新体会 | 李友梅 / 266 |
| 新疆的生态环境与发展 | |
| ——西部开发与新疆的环境问题 | 杨圣敏 / 272 |
|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发展新的灵感来源 | 孙立平 / 279 |

| | |
|--------------------------------------|---------------|
| 讨论一个观点 | 张 静 / 290 |
| 从社团合作看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 | 高丙中 / 295 |
| 中国乡村发展的新思维 | |
| ——内源式发展的思考 | 周大鸣 / 305 |
| 为了中国 | |
| ——费孝通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调查道路 | 李培林 / 309 |
| “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理论的再认识 | 关信平 / 320 |
| 事实与情理 | |
| ——纠纷个案与社会科学观念 | 朱晓阳 / 328 |
| 社会学与文化自觉 | |
| ——学习费老“文化自觉”概念的一点体会 | 苏国勋 / 351 |
| 社会学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李 强 / 358 |
| 情有独钟社会学 | |
| ——追思费孝通先生、揣摩一派学术观点 | 胡鸿保 黄 娟 / 370 |
| 市场的诞生 | 沈 原 / 373 |
| 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教育情怀 | |
| ——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 钱民辉 / 383 |
| 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 | 卢晖临 / 394 |
|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 | |
| ——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 沈关宝 / 400 |
| 单位组织中的失范效应 | 李汉林 渠敬东 / 410 |
| 从江村到全球：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 | 麻国庆 / 450 |
| 再论“价值中立”及其应用限度 | 周晓虹 / 467 |
| 中国学术传统与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再讨论 | 邱泽奇 / 474 |
| 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 刘豪兴 / 482 |
| 费孝通与变化中的中国 | 范 可 / 502 |
| 大瑶山与费孝通 | |
| ——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 | 徐 平 / 508 |
| 宗教行动者：一种宗教资格论 | 方 文 / 523 |
| 费孝通先生 | |
| ——人口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 翟振武 刘 伟 / 541 |
| 对中国家庭户的人口学分析 | |
| ——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三周年 | 郭志刚 / 544 |
| 论费孝通区域经济空间秩序观的内涵及其发展 | 周长城 王培刚 / 556 |
|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外来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 | 万向东 刘林平 / 564 |
| 从差序格局到儒家关系主义 | 黄光国 / 591 |
| 中镇和江村：中外社区研究比较 | |
| ——费孝通社区研究探微 | 夏学奎 / 600 |

| | |
|---|---------------|
| “志在富民” | |
| ——费老学术生涯的启示 | 佟 新 / 606 |
| 理性与和谐 | |
| ——江村七十年的启示 | 周拥平 / 609 |
| 从“晚期资本主义”到全球资本主义 | |
| ——哈贝马斯的两种时代诊断及救治方案 | 秦明瑞 / 614 |
| 重温“重建” | |
| ——回顾费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讲课 | 于长江 / 624 |
|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 刘世定 / 628 |
| 差序格局的基础性意义 | 王思斌 / 639 |
| 在“文化自觉”中发展中国风格的社会学 | |
| ——论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及其意义 | 王处辉 宣朝庆 / 644 |
|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 李路路 / 651 |
| “差序格局” | |
|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 马 戎 / 655 |
|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 阎云翔 / 668 |
| 从费孝通的著作思考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 陈志明 / 677 |
| 走笔“藏彝走廊” | 王铭铭 / 687 |
|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 | 孙秋云 / 706 |
| 费孝通的甘肃实践 | 郝苏民 闫国芳 / 714 |
| 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 | |
| ——纪念费孝通教授 | 张海洋 / 720 |
|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 祁庆富 / 731 |
| 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与一体化 | 何星亮 / 743 |
| 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 | |
| ——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 | 彭兆荣 / 746 |
| 迈向人类的社会学家 | |
| ——纪念费孝通先生 | 蒋 琦 / 753 |
| 逝者如斯的结构秩序 | |
| ——费孝通教授英文版《中国士绅》翻译后记 | 赵旭东 / 759 |
| 忆费孝通先生二十年前的一次讲话 | 邹农俭 / 769 |
| 美国社会的性格 | |
| ——访美归来重读费孝通教授《美国人的性格》有感 | 丁元竹 / 772 |
| 费老回乡偶记 | 惠海鸣 / 779 |
| 实地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 <i>Earthbound China</i> “导言”读后 | 刘 能 / 789 |
| 再读《云南三村》 | 张宏明 / 798 |
| 从《皇权与绅权》看中国的“双轨政治” | 梁永佳 / 803 |
| 《花蓝瑶社会组织》 | |
| ——社区研究的范例 | 褚建芳 / 808 |
| 读《江村经济》 | 杨渝东 / 821 |

编者说明

费孝通教授出生于1910年，于2005年逝世。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里所经历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也见证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坎坷历程。

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在广西大瑶山和江苏吴江从事实地调查研究，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被马林诺斯基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在英国出版，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的必读文献之一。1938年回国后，他任教于云南大学，在呈贡创建了“魁阁”这个简陋但充满勃勃生机的社会学研究室，在短期内使其成为战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有活力的研究机构，留下一批珍贵的研究文献。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参加了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遗憾的是，随后不久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他和所有的老一辈社会学家都无法继续从事学术工作。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学学科得到了新生，1979年他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他克服种种困难，重组学术队伍，设计学科发展方向，组建教学与研究机构，牵头重大的科研课题，亲自办班上课，培养新一代学生。在1979~2005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从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始，再到创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的几代社会学学人都接受过他的指导，聆听过他的教诲。费孝通教授为这个学科的恢复重建及发展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卓越贡献。

2005年11月，为缅怀费孝通教授并纪念费孝通教授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和参与了两次学术活动。活动之一是 11 月 1 日由北京大学和民盟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主办了“追思费老——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活动之二是在 11 月 1~3 日由北京大学举办了“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这两次活动，他们就费孝通教授的贡献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我们想，这也正是费先生所企望的。

本文集收入了这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和部分追思文章。上编为“追思费老——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的发言、“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和追思文章，下编主要为“费孝通教授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三个分组会上提交的论文，共计 103 篇文章。由于所收录文章均为 2005 年所写（有几位作者在临近出版时用新写的文章替换了 2005 年参会时提交的文章），所以作者的身份以 2005 年参会时的身份为准。同时，由于时间已经过去 3 年，很多作者一时难以联系上，加之文章众多，所以体例不尽统一。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使这本文集能够与全国的读者见面。我们愿意以这样一种学术研讨形式和更加勤勉的工作，与大家共同纪念这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付出全部心血的老人。

编者

上 编

怀念费老

► 丁石孙*

2005年4月24日，费老走了。费老走过了95年的人生历程，经历了中国巨大的变化，他看到了清朝政府的灭亡，看到了军阀混战，经历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苦难。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走上了人民当家做主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道路。新旧对比使费老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深深地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的幸福。1942年参加民盟的费老，在80年代初期开始走上民盟中央的领导岗位。1987年，费老被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在中共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尽快使中国实现繁荣富强，是费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反复思考的问题。费老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的思想，为民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他首先身体力行，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费老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关于发展黄河三角洲，发展西部地区，以上海为龙头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建议，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费老确实为我国新时期的建设出了不少好主意，他倡导的一些观点，经过20多年参政议政实践的检验，逐渐成了全盟的共识。在费老的带领下，广大盟员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勤奋工作，建言献策，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我认为费老的很多想法都有着深刻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我们对费老的思想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费老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定要继承费老的思想，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费老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治学从不尚空谈，注重从实际出发。费老年轻时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论文《江村经济》，就是费老在家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在这部著作中，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大问题。在与费老长期的接触中，我们深深地感到费老想到的问题，比他说出来的要多得多，费老想做的事情，也比他能做的要多得多。由于年龄的限制，费老的很多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到了耄耋之年，费老还常说要补课，这反映了费老始终对自己不满足、老骥伏枥的积极进取精神。费老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新的目标。他是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心里想的都是关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这也就是费老自己说的一生“志在富民”。费老晚年“行行重行行”，艰苦地探索我国不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甚至七下“苦瘠甲于天下”的定西，帮助当地干部群众谋划发展大计。费老对人民始终怀着深深的爱，他是一个扎根于人民的学者，也是一个扎根于人民的政治活动家。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前校长、教授。

今天，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民盟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很重。我们一定要学习和继承费老的优秀品质，遵循费老一贯倡导的思想，把民盟建设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为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尊敬的费老，您安息吧，在您的精神感召和思想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您从事的事业会有后来人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

刘延东同志致费孝通追思会的信

► 刘延东*

费孝通同志今年4月离我们而去了。费老的离去，使我们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使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泰斗，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朋挚友。今年是费老的95岁诞辰，今天，在这里召开“追思费老——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就是要把费老的思想遗产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费老结合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经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和新中国成立的经验，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格局；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民主协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建言献策，将参政议政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期间，一直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作为民盟工作的指导思想，团结和带领民盟的广大成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老早年就立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并矢志不渝地追求这一理想，这是费老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半个多世纪里，费老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他行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就把致富的信息传递到哪里。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的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在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模式。他的研究领域，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在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先后写下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小城镇 大问题》等传世之作。同时，他治学不忘育人，现在，费老的学生们已经挑起了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大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费老继承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肩负着社会的责任，要把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因此，费老的学问不是象牙塔中的空中楼阁。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实际，费老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助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通过对这种“有用的知识”的孜孜追求，费孝通同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老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1998年，费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那一年，他已经88岁。然而，在随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仍然不辞辛劳，为了国家和人民四处奔波，平均每年要用150多天的时间在祖国各地调研，同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先后写下了《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补课札记》、《关于当前城市化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等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费老伴随中国近现代历史前进的步伐就是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艰辛前进、追求真理的历程，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

五年前的11月2日是费老的九十大寿，那天，我亲耳聆听了费老激动的话语，他说：“我今年90岁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民盟同仁的帮助下，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这条路我选对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带领我走上这条路。”转瞬五年，言犹在耳，斯人已逝，每念及此，令人悲恸不已。费老生前曾作一诗：“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难尽笔下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我们知道，费老即使在病中也感觉自己还有“胸中意”没有抒发，还想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令人感佩，就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共勉，继承费老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牢记费老的嘱托，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

► 张梅颖*

今天，大家为怀念费老而聚在一起，寄托我们对他的景仰和追思。费老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是民盟的杰出代表。他说过，在中国，有这样一批人，作风正派、学有专长，有社会影响，愿意为国家做事情，大家走到一起，才有了民盟组织。当年的费老，追随着前辈加入了民盟，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在民主革命时期共同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经历了历史的曲折，最终一起走上坦途，共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几十年风雨苍黄，费老初衷不改。他继承了民盟前辈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延续了他们开创的事业，逐渐成长为民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费老在连续担任两届民盟中央主席的任上，胸怀全局，脚踏实地，倡导全盟同志为国家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并且身先士卒，带领全盟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

如今，到了我们视费老为前辈、为费老开追思会的时候了。我们能像费老理解前辈那样去深刻地理解费老吗？我们怎样接过硬老传下的接力棒，薪火相传，做好今后的事情？我想，这是全盟同志最近都会思考的问题。我相信，从费老“志在富民”的一生中，我们会得到很有意义的启发。

作为一位国内外知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老早年就立志以学术服务于社会进步，为此而从基层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坚持了一生。他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质和文化传统做过深入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途径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主张工业下乡，发展中国乡村工业，通过工农相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的各项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50年代中后期，他在“左”的思潮中发出不同声音，提出纠正当时政策的建议，坚持发展农村工业的学术主张，表现出很大的理论勇气。

改革开放以来，费老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早年“工业下乡”的主张，变成了亿万农民的亲身实践，发展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费老也以七八十岁之身紧紧跟上时代，恢复了他终生喜爱的实地调查，一村一乡地跑，一县一市地看。直到93岁高龄，费老还对甘肃定西做了第7次访问，去看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小康生活，表达自己的欣慰之情。今年，我随丁石孙主席沿着费老的足迹去了定西，亲眼目睹了费老“反弹琵琶”这一个观念改变了定西发展思路后带来的实际效果，当年为吃饭发愁的定西人，如今已经脱贫奔小康了。站在费老到过7次的调查现场，想到定西巨变是费老一生“志在富民”的真实写照，我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民盟的前辈就是这样为人民做事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付出全部心血？

作为民盟中央主席，费老带领全盟积极探索民主党派在新时期发挥优势的途径和办法，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比较早地提出了民主党派的历史定位问题，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一起为人民谋利益。费老说，什么是政治？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在他的带动和启发下，民盟在办学讲学、智力咨询、支边扶贫、城乡协调、区域发展、教育改革、灾害应急管理、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做事情，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现在来看，费老的许多主张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有远见的。民盟作为一个参政党，能在参政议政实践中有所作为，能够不断提高参政能力，费老居功至伟。他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倾注了智慧和心血，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

费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退而不休，依然关注国计民生，在实地调查与著述中发表见解；他依然关注多党合作事业，耳提面命地引导后辈，巩固政治交接成果。费老的道德文章，赢得了党内朋友和全体盟员的尊敬和爱戴，是值得后来人认真学习的典范。

费老晚年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问题，主张“文化自觉”，重提“和而不同”，寄希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宽容和合作，表达他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美好境界的向往。他敏锐地觉察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文化观念还不能适应这个局面。在某些情况下，不仅不能很好地合作，而且不

太平，不安定，甚至造成冲突和悲剧。90岁后，费老的学术思考能力依然健旺，提出的观点发人深省。他主张“但开风气不为先”，也确实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题目，引领同行进行深入研究。他在暮年开出的“文化自觉”的大题目，既是他一生思考的众多题目的最后归宿，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有费老贡献的文化智慧和思想财富，也有等待后人去探索 and 创新的广阔天地，更有他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多年前，在一位民盟前辈的追思会上，费老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他觉得引导自己加入民盟的那一代人并没有走。这不仅指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更指他们的精神永存。今天，我们以同样的心情再次想起费老的这句话，对他的理解也似乎加深了一些。费老学养深厚，思想睿智，他理解前辈所达到的深度，我们一时还达不到。但是，我愿意和在座的同志共勉，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就像费老还在我们身边，还在督责着我们认真填写历史的答卷。记得，我刚到民盟中央机关任职时，第一次见到费老，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要下去多走啊！”这是费老对我们的嘱托，这句话时时鞭策着我。我们一定不辜负费老的期望，踏着他的足迹，踏踏实实工作，这样就能促使我们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不断上进，做得比过去更好一点。我觉得，这是对费老最好的纪念。

费孝通教授与北京大学

► 吴志攀*

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学科的名字与一位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我国社会学学科与费孝通先生的名字的紧密联系，不但在我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罕见，甚至可以说十分罕见。因为中国社会学与费先生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但在这个学科领域为人熟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知道，连许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学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未名湖畔读书，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与北京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80年代初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十分关心社会学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

1985年他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和北京大学领导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亲自担任第一任所长，1987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亲自担任主任直至2005年去世，该“中心”在1989年开始挂靠北京大学。所以从1985年开始，他的学术活动一直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1985年开始在北大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他所牵头的各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课题也都落实到北京

*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大学社会学所的研究队伍来具体承担。社会学所的所有教学、科研、召开的学术会议、与境外的合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等，都是在费老的直接指导下展开的。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可以说是费老一生最后 20 年的研究基地和教学培养基地。

费先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视，1978 年，他受中央委托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他也把自己对学科建设的思想落实在对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具体指导当中。例如，他认为应该把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中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从自己的师承和学术生涯的实际体验中得到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学的研究要结合社会现实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社会学需要采用人类学深入实地的调查方法和跨文化的分析思路，这样才能得到既吸收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又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积极可行的办法。所以他在 1992 年提议把北大社会学所正式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组织了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使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人，他亲自参加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校长介绍学科建设的汇报会，并多次与校领导交换他对于学科建设的想法和建议。

在培养人才方面，自 1985 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先后直接指导了十余名博士。这批博士现在都是活跃在社会学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为了拓宽学术影响和进一步培养人才，他在 1988 年为北京大学成功地申报了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他非常关心社会学的文科基地申报工作和全国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经常与教师们座谈学科建设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撰写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中。他经常说，我的名片上只需要印一个头衔，那就是“北京大学教授”，这是我最后的归宿。

在北京大学纪念建校九十周年的专集《精神的魅力》中，费老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旧燕归来》。他写道：“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又回到未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北大包括了早年的燕京，当年抚育我的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到了它的怀抱。”在这些词语中饱含着费先生对北大的无限深情。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费先生，回顾他的学术思想的巨大贡献，总结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遗产。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学术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还是对世界的。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不但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话语词汇被人们所使用，从很久以前一直到今天，具有如此常青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今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正在使用着它们。

如果我们用中文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做一个快速统计，只用三分之一秒的时间，就会得到初步调查的结果：将“乡土中国”与“费孝通”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搜索结果是 22000 条，单独搜索“乡土中国”的结果是 89800 条，后者是前者的 4 倍多。

再如，将“江村经济”与“费孝通”这两个关键词连在一起，搜索结果是 16600 条，单独搜索“江村经济”的结果是 20400 条，后者比前者多 3800 条。这些统计数字不是固定的，

每秒都在增加。这些网络上的数字已经可以说明我的看法。

在今后5年和10年我们集会追思费老的时候，“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与费孝通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网络搜索结果还会成倍增加，费老著作标题的这两个概念，将成为年轻人使用更广泛的话语，其使用量一定会继续增加。

费老没有离开我们，他的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学术思想已经在年轻人中传承，只要有“乡土中国”概念存在，只要有“江村经济”概念存在，未来的年轻人就会将这些概念与费老的名字联系起来。

追思一位卓越的人民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 金耀基*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的是一位卓越的中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第一，费孝通先生一生做过许多事、许多工作，有多种身份，扮演过多种角色。但从第一义和最终义上讲，费先生是一位学者，是以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志业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之前，费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奠基与开拓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费先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尽心尽力，做出最大的贡献，直至他离开人世之日。

费孝通先生一生献身学术，他与他同辈的杰出知识分子一样，都怀抱学术兴邦、知识富民的想法，他走上人类学/社会学之路，正是因兴邦富民的心念而驱动。但这条路并不好走，1957年因政治的原因，竟至道断路绝，冷寂了23年。1980年后，费先生已是七十古稀之龄，仍以一颗炽热之心为重建中国社会学重新上路，“行行重行行”，无悔无怨。

他生命最后的20年，不只夺回失去的20年，而且愈加发光发热。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固然重展新貌，他个人更是写作不停，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与时代共呼吸的大文章，从人类学/社会学的知识视野，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自立提供了理性与方向性的思路。这是与他早年学术兴邦、知识富民的心念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费先生九十大寿时，他的亲友为他出版的550万字的《费孝通文集》，见证了这位卓越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的心路历程。

第二，费孝通先生自称一生中两次学术生命，他把第一次学术生命从1936年江村调查算起，那也是他负笈英国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一年，之后，他用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江村经济》一书。马林诺斯基在书的“序”中赞美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事实上，此书是人类学离开了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转而对

*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前校长。